

嘉靖遼東志

遼東志卷之七

藝文志

聖製

洪武元年詔曰朕承大統卽皇帝位其年
八月元君大去其國已而山之東西河之南
北以及關陝內外文武軍民不踐來歸中原
境土一時皆定此實天意非人力也今年
六月左副將軍李文忠副將軍趙裔遣使來
奏五月十六日率兵至應昌府獲元君之孫
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始知元君已于
四月二十八日因疾而殂其子愛猷失里達
臘數騎北奔天運之去昭然獨念遼嘗一隅
尚多故臣遺者不能凡幾遣使一來而乃圖
結孤兵盤桓鄉土因循歲月甚非善後之謀
邇者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海外諸

國猶能知天時審人事專使稱臣入貢豈汝
等之智所不及耶抑我師之未至耶茲專遣
人以往果能審識天命傾心來歸有官者
量才擢用有業者各安生理朕不食言爾宜
圖之是年冬元平章
劉益等奉表來歸



劉益

聖明啓運殆千載之難逢邂逅歸心豈一夫
之能抗非由人力實乃天時欽惟皇帝陛下
大德有容至仁無敵乘弊于板蕩棟橈之
日開基于龍蟠虎踞之鄉靈旗舉而中原底
平溫詔下而遐方戴伏念臣益叨榮華賈
委贊戎行援絕勢孤誓死本期于君素力窮
兵敗舍生何讓于子明然天道靡常人事不
一故伊摯保身而去夏微子全祀以歸周乃
去說老明規山廢興之有數焯焯者盤桓遠海
浙丁泗嶽之魚膽望京雲痛若喪家之犬勢

因窮變計出倉皇
筆能海朝一望風
乎思襄賣劍買牛
乞放歸于農畝
道古承單道命既
投歎休兵待命希
洞燭

目

慕容廆止太尉陶侃
明公使君較下
德

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上塗
遠隔冰燕越每瞻江渭延首遐外天降艱難

禍害晏臻舊都不少怒爲厲庭使皇輿遷幸
假勢吳楚大晉啓基天命未改玄象著明促

將義烈之士深懷憤激切念廆受困殊寵上
不能掃除群禍下有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

暴逼京輦玉教唱禍于前蘇峻肆毒于後
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崔弘普天率土誰不

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
恣擢刑天下志拜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

林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遂
得極其蒸竊爲立明耻之區區楚國子重之
徒猶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成衆以
服陳鄭越之種蠱尚能弼佐勾踐取威橫池
况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廢汗地
代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撤命舊都之其
相棟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以走輪
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
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違原其誠心乃忽
身命及權據揚越外伏周張內馮顧陸距魏
赤壁魁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或能侵
逼徐豫令魏朝肝食不知今之江河表爲賢傳
匿智藏其勇畧耶將呂蒙凌縮高躡曠世哉
况今凶羯雲蒸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
之危甚于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故有巢
樊易可震蕩玉卽表術雖自詐錫皆基淺根
微禍不旋踵以資居侯之所聞見昔楚王司
徒清瑩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善

董然高蹈明智老權鬼于冠期之際受大晉
累世忠愚自恨納域無益聖朝徒保心萬
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漢輕在者惟
在君使若踐方盡心悉五州之我據充豫之
外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獨冠必成國壯
必除虎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保
勤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富內應無由自
發故也改述
陳馮亦不宣

太守陶侃恭容庖箋自古有國有家鮮不

興冠早皆會神戰之器遊蹤前夫忠聖之末

虛仲慶諸夏舊都論教出陵跋掘不神慈憐

白鳩冠之暴跨躡華商盜稱華號者也夫非
有善托授笑條草騎將軍樂容鬼自初冠

增忠于王室明允恭肅在立勳居海內分
册皇與遷幸元皇中興初昌大業肅祖繼統
蕩平江外虜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
領係心束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龍相
尋連舟載路或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
天估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虜雖率義
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御
下况麻輔翼王室有王伯之功而位平爵輕
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落翰敦獎殊勳者也
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峻遠貢使往來勃弥年
載今燕之舊壤此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
山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
佐等以爲宜速尊周室迄華漢初進封虜爲
燕工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據
賊境使冀州之民望風向化虜得依承詔命
率合諸國奉辭逆夷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
稷加饋動糈年非州佐等所能執遣今區區

所味不飲苟相崇里而惡情至心實爲因計
烈報抽等書其畧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
篚載路賜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
塞外遠饋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爰遣
征伐夫知東大官說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
權反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攝之
老夫勇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
管推勳然志義竭誠今騰箋上聽可否遲速
盡在委

經略

隋段文振明海期張人育膂力膽氣過人性

於將軍王步都昭發共十二道伐高麗文振
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痕萬上表請速伐
塞遠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痕萬上表請速伐

六師親勞萬乘但表狄多詐深須訪擬口陳
降欵心懷背叛詭譎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
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
其本根餘城自尅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
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鞞鞬出後進疑不
決非上策也後
數日卒于師

裴矩

字弘大河東聞喜人時高麗遣使先通

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
箕子漢世分為三部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
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馬欲征之久矣但以
揚諱不肯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
使此屬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
朝于寢殿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
速暢慮後伏之先亡
晉令入朝當可致也

元

虞伯生

白京師東海數千里北極遼海

欲得管者合其衆分段以地官定其畔以爲
限能者萬夫耕者檢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
長和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
勿徒也三年勿正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
下定績年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各
以管流所儲給之也則東而民兵數萬可以
傳乎無娘軍管之也則東而民兵數萬可以
逃衛京師外禦高亮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
民遂嘗民得學之也而獲其用江海游食
賦之類皆存所解也或而不可爲矣事遂
刑則務事者以之或而不可爲矣事遂
懋恩謙監察御史其言曰維海廷表千里
設置詳夜使司統候盛或給軍以救兵成
幸數年之機焉是

給站以綏民力牛羊之富
又足以綏國用非小補也

國朝

建州三衛女直東方
朝鮮界南接三江月
黑龍江奴兒干諸夷
四百餘衛野人女直
西北秦寧夫餘朵顏

西人黑龍江奴兒干
諸夷東北秦寧夫餘
朵顏

三衛建州實處其中
與諸夷勢相聯絡
而五嶺喜昌石門險
隘人不得並行騎不

得成列虜人視爲啗
未樂聞開原降虜場
木峇力者率數百騎
生奔之其黨滋盛

皇靖難之初不即加
兵姑事撫綏自後
爲遠志遠將弗能制
一歲間入寇者九十
七

親據人口十萬餘
憲呈震怒乃興師
以武靖侯趙輔總六
軍都督王瑛封忠副
太監費順監督少監
張瑄副之左都御史
李

東提督俞都御史張
岐首儲監察御史孫
珂

崔謙呂安邊瑞紀功
督卞都督王銓都指
押

解時黃欽侯奇兵邊
東副總兵裴顏左右

將孫環周侯各領所部兵都督押揚州志
等分部伍督運餉率漢番京邊官軍伍萬餘
衆以成化丁亥秋九月二十有四日分道併
進左掖山軍河棠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
嶺右掖山鴉鵲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
擊天嶺至發猪江中軍自撫頂經寧刀山結
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古城期以是月二
十日會兵時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
魚存及南怡兼率兵萬衆助順不攜賊巢虜
衆退風道清斬牙獲虜酋指揮苦女等以千
數賊爲糧車無算返旆倪被虜萬餘時續蛋
盈野乃整兵訖遂遣孽指振張額約里率其
妻子赴軍門乞降曰天威所加
不敢後作不矣朝廷憐而釋之

賀欽往羊東人爰欲展遼東省奪三岔河之

奏曰今日提祖宗時強弱如何民不聊生矣

廩空乏守其見在者可矣奈何爲此好大喜
功之事以殺吾遠人乎且東人之所不安者
患在無政以養之耳非患地之狹也或者勞
力而成爲利幾何而兵連禍結寧有已時况
時訛奉贏九土
人之所深忌者

盧瓊

東戎兒聞錄云夫遼阻山帶海諸夷環
徵而居自寧前東抵開原曰三衛遼水

草無恒居部落以千計而朶勃爲最白湯站
抵開原曰建州毛躡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
廬而建州爲最開原北近松花江者曰山寨
夷亦海西種類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俱有
室廬而江夷爲最三衛契丹阿保機遺孽也
自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
寧至遼河曰太寧由黃泥凹逾瀋陽鐵嶺至
開原曰福餘其俗喜偷常入北漠盜馬四三
人驅千百疋善剽掠即殺人寇抄髮其髮以
自隱姓資點邊人以酒沽貨唱之聲而殺之

茲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剽劫數十年不
入其地若誠信撫之不勞兵而易戢也建州
毛隣則渤海大氏遺孽樂住種善緝紡飲食
服用皆如華人自長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
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完顏後金之遺地
俗種耕稼婦女以金珠爲飾倚山作寨居黑
龍江者曰生女直其俗畧同山寨數與山寨
警殺百十戰不休近皆酋與和難平其曲直
以馬中羊段云諸夷皆善馳獵女直建州多
喜治生三衛則最無辨也江夷之外曰阿哈
婁得諸種自相雄長矣惟圖家設六邊以馭
胡惟開原歷典中大寧他紅場踴獨石以達
諸宣府自宣大險而制造之難也永樂初有
尾相樓表設之險而制造之難也永樂初有
渡江之役兀良峇效順遂稍之以興中大寧
擊大寧都司治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比因
而失險遂守錦義寧前喜峰三屯密雲白羊
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津盧龍後背偃

復遼之權仇傾噍諸陵亦時警嚴峰矣夫不
復興中太寧則寧前一扼地耳自朔河川喜
烽火以窺盧龍則灤平搔然矣自黃花白羊
則諸陵震驚矣宣府之外藩因之日拆也言
而至此未嘗不致嘆其失之易而惜其
復之難也後之君子其尚念吾言哉

韓斌

建州虜營昔居房州去邊月餘程求樂
間虜酋李滿住者欵塞求近邊種牧乃

即蘇子河與之虜騎數來去大肆抄掠邊吏
不能支成化丁亥討平之越戊子斌任副總
兵獻防守規畫爲堡守之自撫順而南四十
里設東州堡東州之南三十里設馬根單堡
馬根之南九十里設清河堡清河之南七十
里設鱸場堡鱸場之南一百二十里設雙陽
堡烽火相望遠近
應援拓地千里焉

曾銑

戡定三城躡畧曰頃者廣寧遼陽二城
軍士變亂其根因情狀前疏已敘言其

畧處臣參議遼陽軍變事因有激心實無他
又該兵部覆題地方事情止遣大臣查勘凡
諸進言與兵征剿之策一切不用是故於人
心混淆之秋而所以平定安輯之道誠宜如
此不然則沮脅從者自新之路而多兇頑之
黨矣况兵凶戰危未可輕試觀諸往者大同
之禍起於制帥之喜事成於用兵之寡謀遂
致智勇俱廢卒無成功得失昭然監戒不遠
此我皇上所以獨斷夫遼東之事而不疑
於群言者真御亂之上計也秉不殺之神
武妙應變之微權夫且尋常之所能窺測也
哉奈何逆軍無忌自棄生成一聞大臣將來
互相鼓舞既約用二鎮之城以要敵又欲
援大同之例以需賞挾刃而行以伺其機盟
神而會以固其黨假泆城之謬說爲聚衆之
良謀布妖言以惑人心攀重囚以爲謀主是
教逆軍者其始也因敵而倡亂雖無素謀其
既也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臣竊思之一成

而不可假者。國之法也。難制而易於縱者。人之情也。苟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放蕩之。情往者。陝西之軍。曾變矣。未幾而後有大。同之變。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司殺參將殺巡撫。既變於前矣。未幾而又有殺總兵之變。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之變者。啓之也。蓋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故允彘故小。醜動肆起。倡之而即應。誘之而無忌者。允以。往法不足。以懾服。而人情日流於驕悍。故爾。今者。仰賴處置。得宜。開諭。明切。故臣合謀。兩鎮首惡。就擒。邊境之危殆者。已安。人心之動。搖者。咸定。此誠法令。鋪張之機。諸鎮觀望之。候也。臣愚以爲。祖宗立法。所以褫服。毒兇。控禦四海者也。今諸鎮之軍。不數年而亂者。屢起。此豈法之不善哉。抑亦議法者之未盡。爾夫。明罰勅法者。先王之遺也。小懲大誡者。

人之禍也代望 皇上燭微慮遠按本塞
原重者秋無將之義嚴臣子大亂之防之侍
至高議行奉差大臣嚴責其事惟據兇逆之
原情以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參職官悉從
重究則威行於思外威震而恩益深仁盡於
義中將明而行益篤動切事幾之會潛消姦
宄之萌地方永保無虞而
宗社慶平之慶有關於是矣

胡文舉

遼東湯岫暨東地台九連城及夾江

界先乍邊民私壘盜劫隨禁隨弛嘉靖年來
奸民周備等將前田強占又越開馬耳山等

島片田一百九十餘頃朝解國因兇華慶之
民生種混雜交通行竊地方受害孽敬所兵

國難以禁治本行都司轉呈巡按衙門委官
斷明查華分並石碑三處俱對遼東軍民下

許在此住種朝鮮軍民不許在此採取至嘉
靖十六年同備等將碑內不守改鑿為木

字仍糾同積惡達官并刁民何仲信等群奸
集計占種陸續盜賣并指稱打點詐收過注
戶陳通徐劍等八十餘名得銀一千一百餘
兩累歲朦朧告承種起科弊害多端復將勘阻
官員捏本奏稱盜賣疆土准行巡按衙門隨
行該道僉事胡諧選委指揮馮守清經歷楊
一松踏勘呈報巡按御史胡文舉查議得國
初以鴨綠江爲界東屬朝鮮西屬遼東且湯
站堡所轄馬耳山蝦泥溝等處又係虜寇出
沒要路頻年爭訟騷擾邊釐不息其疏奏將
誣害官民照例問遣改正石碑刻圖禁諭所
屬軍民不許在此作種仍行都司備咨朝鮮
嚴禁夷民再不許越江採取令該堡每月差
夜不收八名輪流巡視通同事發一體例遣
月終管具結并差人姓名報查未爲定規
積弊頓祛奸惡知警華夷界嚴邊境寧靖矣

奏說

李善

巡按御史切見遼東邊事疲敝臣至京

陽山無邊臨時唯嚴險里遠津喉海邊百通

者又舊許陸路自廣寧直抵開原三百餘里

地不下萬頃自有是州廢城遠之中京肥饒之

三衛夷人肆意南侵漸入猪兒山老元林處

秋微表西五萬台糧餉萬石無益邊防徒勞

人力極計所持者遠水為險也夏旱水淺廣

耕牧遂致田野荒蕪邊儲虛耗仰給京運且

連綿水旱之災前以應援且遼東孤懸一方番

漢雜處遼河失守則遼陽不支遼陽不支
輔之地豈能晏然也哉臣願及此不能不為
之寒心也計今開復舊路墩空域堡瞭守官
軍往來道里可減三之二其山澤之利舟楫
之便肥饒之田豈勝言哉又以形勢大舉官
則錦義為西路廣寧為中路遼陽為東路開
原為北路酌量遠近聯絡聲勢隨機應變
此相援誠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遼疆可保
盤石矣一原設各城沿邊墩臺自廣寧起至
開原平頂山止延袤八百餘里該牆二十四
萬四千丈墩臺二百六十五座瞭守官軍一
千五百員名若以新長垣牆算過二百餘
里共牆五萬四千丈沿邊該設墩臺每二里
一墩一臺共臺二百五十座大臺五十五座小
臺一百五十餘座下墩臺一百一十五座一開原
地方平頂山墩起至廣寧地方茶盤山墩止
心是依馬營堡二十處共撥守馬步官軍全
餘四十一百八十一員名一今新長城堡上

用五座立二所三
站腹脚臺四座

儲珍都御朱孔陽

巡按御史

嘉靖癸丑會奏遼東鎮守內臣求樂間始于
上夢夢父薩理聘李衆內附從征所向有功
因貴主夢以撫東身監給內臣始于宣德三
朱孔陽監揚宣管也初給間系分守監臣始于
正統平年改揚宣以元任以後逐成故事相
繼差委李鎮密選裁輔任在東隅軍民錕鉞
全節曉諭不滿千里而內臣三員共何以堪
監監給所司止于一事又懸鎮守同居一城
原領錢錢多給城堡自有土者知所慎重雖
謂監督不過簿書冊籍會計數目耳開原雖
稱要害而處迫困于後未精銳銷于剝削行
但自憊也望空虛真不監至家將朝夕共處
除勇若用有異同動失機會况夫承平既
久物國寡民孫孫無事天之薄情幸有馬市

之繫束扼勒苟得其道控制或可無虞官多
民擾在在爲病而窮邊尤甚鎮守之設無補
地方之安危從實歲月之供億以上各官所
當裁革兵部議優是年革去監鎗及開原分
守鎮守
仍舊

龔用卿

翰林院
修撰

吳希孟

戶科給
事中

題爲陳邊務固邊疆以圖長治久安事臣等
奉命詔諭朝鮮於遼東地方往來經歷九

人情土俗安危利害見之頗真知之頗熟謹
以有關地方者摛爲五事伏乞詳議施行

一增築邊城以備虜患訪得遼東地方自廣
寧至開原舊有陸路不過三百餘里洪武末

樂年間海運邊儲船隻直抵開原今開原城
西有地名老米灣是也正德年間始立邊牆

故沿河迤裏隨河之灣曲築壘設墩延長八
百餘里致將河套之利委棄城外爲寇賊之

資建虜肆意南侵深入腹心諸墩基擔頭不
支潰散不一竊謂自獲寧至開原舊路宜因
時修築以八百里之兵力爲三百里之守則
用力專以八百里之城垣守三百里之地則
地形簡車則不分簡則易見地有餘
利未有餘財兵有餘勇筭之上者也

一疏通水利以奠民居竊見遼東一頭頗稱
沃壤惟平原易地疆界未明平原深谷地
莫辨旱則赤地千里澇則漫爲江湖一遇霖
雨則麥田禾畝皆爲車轍馬跡傷殘稼穡實
河寒心至如盤山高平沙嶺三處地形尤爲
高燥若人三五成羣坐守一壘待哺消流
石方陽作曠則將取水於數十里之遠者得
鎮城築屯堡等處見有儲注云處水流成迹
可狹疏濬使遠近相接大小相通流入地
不致阻塞如或河流隔遠難以導引俱令
導歸之下流則旱有
所豬滂有斯流矣

一議復海運以胎遠謀誌得遼東地方綿花
布疋取給於山東由登萊海船運送風帆順
便一日夜可達東遼旅順口由是每年給散
布花頗得實用迨因正德初該府具奏暫解
折色較之原領本色僅可當半照得原題止
爲風波損壞船隻而不知致覆溺者每見遼
東木植賤多順爲貿易日駕使之徒總攝之
職不行用心亦或不保不知風波之患不獨
海運爲然漕河時有之豈可懲蕘吹蓋况今
遼東金復海蓋四衛山氓亦各有船往來登
遼貿易變活就令撐駕官船轉運花布給與
脚價編爲號數則彼無私通之罪吾有公輸
之償壯軍氣
實邊儲矣

一查處軍民以實行伍訪得遼東軍士守城
十二屯田十八操司缺軍屯田僉補在衛故
絕原籍僉解近年以來名雖在冊軍已逃亡
其間故絕者已經開釋迺借馬軍之餘丁以

既補久逃者不敢開糧却捏紙上之謔名爲
見在蓋由清勾之法廢而處補之無策故也
夫乞 勅下撫按選官清查逃故者明報在
州在府者籍名不差則清勾有據糧餉不虛
又訪得遼東四方無賴之徒投報寄籍入自
在安樂二州都司各衛經歷司一姓報名數
姓影射一丁在冊故丁安閑今此流民居遼
東之地種田衣食獨不幹遼東之事乎乞
勅下撫按查考年力家產省令告補逃故軍役
如不願解發還鄉則軍伍無缺民無遊食矣
一清理馬政以便人情訪得遼東騎朋馬價
銀兩本爲貧寒官軍一時死馬難下買補不
知納銀之數有定限而倒死之馬無定期馬
死已買數年而銀未得實領者有之調操官
軍更替回衛者奇之況法久弊生似漁射獵
邊軍困苦如此馬價馬死價未得領又馬用
此追銀爲甚乞正其徵追馬死奉自買補如
果貧難連年馬死三次將進貢夷馬或苑

馬寺孳生馬匹給與則軍不
苦于逆殺馬不用于拖欠矣

馮時雍

苑馬寺卿題為祛宿弊蓮

舊寺酌

始設遼東苑馬寺管轄六監二十四苑木寺

正卿一少卿二寺丞四主簿一監正監副各一

錄事一每苑圍長各一調編恩軍四百六十
餘名不知何年一併裁革今山存永寧一監

清河深河二苑其恩軍并種馬因無額數故
絕逃亡者無清勾補伍之益倒死種馬者無

補還原額之文遂使覈實者反無追陪之責
貧難者多負科駒之累至於前項裁革監苑

牧地冊籍不存界至無考查得弘治十三年
差主事黃清將草場通行丈量共計三千七

百六十二頃一十七畝三分派撥軍餘領牧
立碑存照柰何地接蓋復屯種軍餘於前項

清出之數陸續侵占千餘畝連年互相告爭
今老不查或以蒞盡臣謹條為十事伏乞裁

議施行

一查侵佔以復牧地欲將主事黃清杏過之
數項畝丈量就令伐石立碣高築封堆未為
守導

地一定種額以貴成效查得本寺先年清出牧
地三洋七百六十二頃一十七畝三分清深

並苑見牧種馬并駒驢合三千九百二十七
匹頭總兩苑所牧不及下苑之數合無於清

河苑定擬二千一百匹深河苑定擬一千九
百匹倒失者覓補蔭老者變易不許拖欠以

虧額數未
爲遵守

六丁酌時宜以定軍牧欲查將帶死各戶上中
八丁酌家五人爲伍共撥一槽領養騾馬四匹

塔配兒馬一匹撥與餘丁五名貼養遇本槽
墜馬倒死及虧欠駒子十人均派陪補一則

杜其抵換盜賣之弊一
則寬其賠補價值之難

一沙汰駑馬以易良種欲查將兩苑種馬
老瞎癩及瘦損飄沙并駢子短促縮小者估
計時值令本軍變賣價銀納官其種馬照依
今擬定數目缺少者勒支相應銀兩鞍前馬
價定買四元以上完驛馬匹務
足額數驗印給發未馬杜本

一除均係寬陪補以免地逃查得本寺及監
苑歲用銀兩通共五百一兩一錢但各軍餘

丁冬係養馬身役每年輪當寺廳監苑力差
貼併伙食輪當小甲倒死鬻欠買補馬匹是

以一人之身當此重併之役故逾逃日衆
欠日多至於削死馬匹查係年老及有臃息

偶患急症者係兒馬令本伍十人均以銀七
兩驟馬五兩各納官鞍銀買補係別項他法

者心追補還官驟馬寬為二年一駒虧欠者
追銀三兩連生兩駒者將一駒作後駒欠數

一貴馬旆時聚散以宗蕭育查得二苑軍餘
率皆依山近水任意三忙日夜不收至於秋
冬水潦軍草枯風氣峭寒性生病倒死合無
將逃死軍餘各照本伍夥蓋厥考以遠就逃
以寡就多俱令四月以後日出撒放日入收
回自片月以至三月俱令各伍攢播喂養逐
日點開如有瘦
損比較罰治

一定儲畜以便抹刷撥力差以免重併臣查
得三苑軍餘九千九百五十名前定擬種馬
四百匹每千匹正養貼養法當用軍餘二千
名通共八千名監苑應當力差人役歲用二
百五十五名餘利空閑一千九百二十名除
一千名每名納銀五錢備買馬價餘剩九百
三十名應當力差如此則頭項各別而差盤
不至重併儲蓄有備而為臣查得自永樂四年
清苑逃絕以補缺伍臣查得自永樂四年
開議並苑軍餘發應軍四百六十餘名今該監

止實之恩軍三百一名尚缺一百五十九名
卷案既已不存清冊又無填註以致軍伍空
缺領收乏人乞勅該部查將未樂年間原
充發恩軍及草場地畝種馬各額數清冊發
下本寺查對仍限一
年一造示爲定規

一 張設官吏以便點視承行大抵欲照陝西
事例量復寺丞一員駐劄永寧監督令監苑
等官點開馬匹主簿廳吏與乞撥給一名承
行如此則任官有督責之効職官無代吏之
疾

一 時情給以存種額臣切以朝廷設立監
苑正爲邊方緊急聲息俵給騎禱之用仰騾
木常有則孳生有地陸歲不及則騎操易損
二者乖違馬政之蠹也查得嘉靖九年義州
報到聲息一時缺官騎操遂將該監種騾
馬一舉盡給後雖買補而種騾齊一合無

今後自定擬種額之後駒騾必待四歲以上
方許俵給駒騾不得將種馬一槩俟去奪種
本以按目筋斷群蓋以求蕃育計之
左而謀之拙斯馬政之所以不振也

記

張蓋州耆德記

江西解縉翰林學士

天朝取四海躋隆平遠左獨不煩兵革守土
之臣籍其民吏戎馬圖上要害頓首入朝而
又在元亡之後一年豈非純德之人順天命
而有全德者哉是以太祖高皇帝皆因而
任之使守茲土往往蕃社崇壽老子長孫善
始令終享其富貴也非偶然者也若金州衛
指揮張翔為言其祖父良佐山東沂州人也
任元為行中書省右丞率兵駐居遼東得利
瀛城洪武四年辛亥始奉圖籍內附受賞
詔即改為蓋州衛指揮蓋州古之蓋牟城也

地頗寒苦而需要衝復海性泉必經此遼東
恃此爲重鎮良佐治之餘四年撫循其人甚

有威惠太祖聞之召見慰勞賚甚厚且
有詔獎讚以爲官斯土素善撫循復歸

州洪武八年己卯納降出外兵寇賊下即準
兵邀擊之于杓子河人敗俘馘之痛入水者

無算論功爲最二十年丁卯屢出與乃兒
屯戰于火焰山等處皆大破獲降附相屬

十五年壬申調復州衛掌衛事其治如蓋州
復出塞征討得病還始以翔入見太祖

其老病不能造一朝慰諭即許代其職仍掌
復州衛三十一一年戊寅調知金州於足羽亦

遠其老于蓋州尚康強無恙也翔之父諱時
洪武七年入朝爲散騎九年隨信國湯公

征討靈山還以功獲賚省親曉左不幸病卒
湖其子也勇勇而好文且自以世富貴致詩

書謹交游慕賢士也讀余記其乃祖之耆德

得歸以爲壽余職人史官以遊左歸附之莫
大善特書藏之坐一匣勒之貞石以歌頌 聖
朝之美於千萬年而後爲之記如此碑張氏
手疎世守蓋州之德將必有蓋州之壽與福
以無恙 聖朝之恩
與國成休於千萬年

石塘曾公生祠碑

浮梁盧瓊撰

曾謂君子立功之道有三正志定畏仁及履
也書曰觀天考異不可征定能難也而况倉
卒也變乎維忠以正志耳又曰人倚乃身迂
乃心安民難起而况遠邇一致乎維智以定
畧耳又曰式敷民德永有一心民懷雖也而
况去惡乎維仁及兼耳三者有一焉皆足
稱勛建名而况兼之乎此遠之人所以生祠
於公也代遠遺土建陽成帝以撫民章之
屬其壽况乎增集爲龍登平而開門矣無統
紀公時許南齊廟變軍騎入城前之禍福衆

心以定蓋示包荒用馮河鯨窮追之噬散

聲之黨焉耳乃上疏曰群醜于紀保無他志

願寬斧鉞以開其侮制曰可既而黃寧撫

三城首惡同日而俘蓋釋壯鳩受濡溫將欲

刑故宥過使終無咎焉耳復上疏曰倡為亂

暴止此數夫願宥其他以安反側制曰可

寔維忠蓋可嘉錫乃崇階吁教百里之亂起

於一旦聲色不動而東顧之憂以舒并忠以

正志乎先是羽檄旁午朝議咸拂或謂此

而不討恐釀蒸餼之亂公曰否非淮西澤潞
比也或謂遣使招安且覘徽贖公曰否非澤
化兩川比也由是絳鏞之禍息而疆境類以
全而者不啻千萬計似億之費省而公私類
以不困者亦不啻千萬計時以東人震驚仰
望之私談笑而揮之使背坐於席非智以定
舉手寧遠遼之咽喉東西結縲盡夜不思苟
舉指一失受禍比他術尤劇征討則有毀體

裂肢逃山逾海之感遣使則有負曳鞭撻鬻
陸所嬰之憂今辨者而殞曰公食之也繼者

有蒙曰公衣之也公指其子祖指其孫曰公
法之也非仁及衆乎其師生父老相率而顯

於守備陸繼宗備禦乘東陽鶴木礮石兵
於學宮之西偏貌公之象而傲文於瓊或問

曰空祠古歟曰古也禮也義也公憫無辜之
民橫罹夷斮不辭死生禍福以身任之力請

於朝而得免義也民受公之恩非真於
暮見公之容而思之又欲使其子若孫皆知

所自禮也禮以義起也道也昔文潞公澤
及天下洛水法祠於資聖院張文定弭盜

方蜀人圖像於益遠之禍起於倉卒深淺成
敗不可測而文定自外入又得伸縮自由公

親之文難也而公才望日隆安知不為潞公
祠公諱鑑揚州人不塘其號也時王未及事

當備李璣至不數
月告竣其第也

第



醫問先生集叙

李承勛

予昔從伯比世卿於大崖山中讀書至古之
學者爲已大崖慨然嘆而問曰今天下有若
六乎予未能對復嘆曰白沙陳先生公甫醫
問賀先生克恭真其人也吾將焚舉子業從
之游越數載還自白沙稱其緒論以爲人心
通塞往來之幾生生化之妙有非見聞所
及者必深思而自得之未易言也白沙之學
以自得爲宗喫緊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
不爲私妄間隔在心虛氣靈天理流通大本
立矣喜怒哀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舍
是而端碍於形器支離於占界力愈勞而心
愈亂不足以語道矣故其詩云吾能握其機
安用窺壘竈先生之學亦出陳氏在諫垣時
聞爲已端默之旨篤信不疑謝病歸情亦肅

讀書其中遺事體驗未知其要潛心玩味
門不出者十餘年乃凡實理充塞無間化機
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各具本然實理吾
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
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爲臣必盡
其忠爲子必盡其孝推之家庭里閭間冠婚
葬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
久純熱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
遠將撲殺獻績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
也城中龍卒焚劫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
之衆見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
城賴以全非盛德能至是乎嘗併而論之
先生之學均於爲己白沙資贊高明而虛靜
玉養之益爲多故所見高妙至其德立道尊
體任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不善學者見
其暮年氣象之可親而不知其早歲自治之
甚力憚深思而欲徑造自然急克治而欲
效和易故多流于放蕩先生性本篤實其學

主于射行循循然自下學始法地之下以目
其基法地之廣以聚其業如是而自治如是
而誨人如是而始如是而終篤實之積光輝
發越桀黠者心服而獻誠叛亂者醉德而革
面予昔撫東七訪先生之間見其子鄉進士
士諮文行不忝所生又聞有老門生百戶胡
深者亟欲招致匿不肯見先生之風高矣遠
矣今夏士諮輩錄先生言行若詩若文若奏
議共若干卷遺予於戲先生學本不可以言
語文字求今先生往矣舍言語文字何以見
先生之心董平而傳之先生諱欽世爲定海
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
任戶科給事中養疾回隱居醫問山下克恭
其字也遼人無老少貴賤至今稱爲醫問先
主云

戡定三城叙

程啓充

四川嘉定州
人監察御史

序曰功名之際大之所開也殘陽之冒政之
所激也遲速之宜幾之所投也是以君子致
覺焉石崇曾子舉進士拜縣令擢御史三年
來按滄東當是時呂九川爲巡撫乙未春御
史南巡而都御史北巡會於海州兩公相得
甚懽也已乃御史行而南都御史行而北
抵開原而返遼陽返遼陽再日而難作難作
而御史尚在熊岳也報至趨歸馳檄往諭門
啓韓冰慶入焉乃張檄衆號檄下仆旗息鼓
坐甲解衣索釋官吏縛奉呂中丞入居都司
翼人驚曰御史至矣登陴走集日四五起遠
近風靡列城響應御史兼程至四月臚官屬
父老走逆比入院諸叛卒歟歟待命軍民涕
泣陳說御史勞苦父老幸無恙問諸所便宜
更張之人人自喜曰御史愛我也往言呂中
丞移之行臺即上言曰臣侍罪邊圍邊人弗
靖敢干制使唯罪在臣惟愚民不足誅唯
聖明矜宥詔勿問以都御史別試也乃廷臣諍

臺諫請用師則遣工部侍郎林公來按其月

丙辰廣寧再變是夜撫順劫辱主帥御史復

土狀呂中丞亦訟冤朝野洵洵部司馬蔣益

劇御史日事拊搢決其群伴莫與較物色大

懇詰稽其所往來諸虜謀稍解秋七月甲子

晨朝將校官屬下令曰三城干紀周治脅從

首亂者死其捕即國憲毋登叛人左右相顧

喘舌御吏出袖中姓名分配校卒即走兩城

指授未移晷面縛八人又明日撫順擒七人

來獻其明日計殺陳羊兒陳羊兒者倡亂廣

寧者也貌悍難敵故先事收之越翼日丁卯

再擒十有二人後先遲速悉仰成筭地方庶

緩反側震惕御史復上言曰遼兵三變臣

不佞臣見大同失盡屠戮慘毒臣欲以計滅

賊故請勿問臣憤恨不敢忘已計擒元惡二

十七人殺一人取其首賴陛下神靈軍民

帖帖餘黨已停推臣死罪罪陛下天子覽之

喜詔司寇議辟詔宰陟御史大僚詔司馬

論公賞詔使者還別授御史勘奏勅目至遼
人呼曰微公吾爲大同矣定傾保大我東人
曷以報公於是諸父老請建生祠御史不許
請肖像俎豆之又不可請爲文紀實御史又
謝勤乃守臺下不去御史曰父老且休予方
辭功庶罪未遑也諸父老乃以李生張生來
蒲河謁余以狀啓充受狀太息曰嗟呼事幾
之不可失也邊兵構患始寧夏而甘肅而大
同當其時非無撫按也特以處置失宜玩兵
激寇驍武焉損師累月費數十萬殺傷數萬
俾雅遼變起三城五路震撼先是御史請勿
已雅遼變起三城五路震撼先是御史請勿
問悉解閩鑰雖予心竊疑之比寓書於予曰
茲舉終當別圖先生幸教我予固謝弗肯
也及其赫然策不假兵革虜虜就繫彈兵
裕民萬全周悉顧管葛誰其過之孔子不云
乎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乃知諸鎮
之覺也夫無人焉心玩而謀弗臧喪師糜財

通身志卷之七
十六
禍亂若作挈此相變弘濟孰多天與之政成
之時乎之立國正經大矣哉諸父老妪豆之
朝廷爵賚之世
世也亦宜

詩

遼城望月

唐太宗

云黃月初明澄輝照遼
光如綠幄清桂枝圓輪
散帶景重圍結駟驅
俯九都竹觀妖氛滅

紀遼東

隋煬帝

遼東海北剪長鯨風雲
牛馬旋師宴錦京前歌
戎衣恨不徒行萬
里去空道五原歸

題瓊花

張三丰

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
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
老峯世無雙萼漫誇便
回天上去疑從博望借
靈槎

高麗平州中和館後草亭 李晏

藤花滿地香仍在松影拂雲寒不收
山鳥似嫌遊客到一聲啼破小亭幽

婆娑道中

元間長言

泉源疏地脉田隴上山腰
敗石平危徑枯柴袖斷橋

過蓋州紀興

馬文升 都御

朝霧初消海嶠端荒陬寒水與天連
山光香靄飛鳧外秋色參差落鴈前
田野歡呼瞻使節訟庭空寂長苔錢
從容事畢還朝日韶舞聲中觀九天

冬至寄廣寧傅司諫

劉大謨 巡按

歲時驚派小天涯
既深飛灰傳淑氣
殘火伴孤吟
紫極通明漢
白雲隔翠岑
不才無寸

旆慟
欲投替

廣寧懷古

劉成德

衰草閑山洞青雲冷誓堊與圖連朔漠烽火
靜塵埃水自胡沙出山從故國來戎樓鐘罷
曉笳鼓
迤邐衰

開原郊行

李承勛

融融春色課鋤犁絕塞孤危強自支獨喜連
城同復日正逢明主中興時澤消積雪鴻
勃集簾動微風燕才知忽報
春來納斂人心原不隔津夷

考試漫成

劉詔

遼海東風散曉寒杏花光豔滿葦端欣逢土
集開方盛怕兼春暉落未殘香入布袍偏纏

倦影隨松蓋共圍園公餘忽
憶當年事十里紅霞送目寬

幕府新遷

周叙

萬山環合趨遼左一水紫紆遠鎮東禮樂宮
墻絃頌裏甲兵搏狙矢談中權專節鉞三千
里身愧麒麟第一功振武崇
文原有自百年恢復仰皇風

徐東巖程初亭劉北郭九日聯句

邊州秋淨海天寬佳節重逢作雁雪日黃
條飛北馬風塵疏落係南冠八年九死霜前
候萬里孤臣塞上寒少壯從
軍今白首茱萸愁向醉中看
客裏重逢重九節奔波垂老海之濱世情稍
稍秋雲薄野色叢叢露菊新霜重尚餘黃葉
樹尊空不見白衣人登高西
望多鄉思眼惜幾平萬國塵

戲酒登高西日清東午
適阻里鄉基故園菊
對爽眉冷異感尋常
并水開雲裏哀鴻高復
下沙頭落鷺去還來
淹留坐階中老轉客
思蕭蕭物自推

西岑草堂

石洲葉應龍

即中

山郭西行二里餘
小山碧蘿轉仙居
浩心林外三溪水
適意窓前萬卷書
有日果還燕武
仰無人更葺
昔寧廣高情懶
張公子載遺文
想故墟

墟鼠行

襲平張升

夜網不畏狼
馮焉不思虎
胡爲樂止人
獨畏李墟鼠
鼠豈如虎爪
強鼠亦不似
狼牙長
東在茶山
復在野
商果何得
居高堂
太陽當空
稍遠遊
墟鼠身影
藏暗
陳黃昏
禾及暮
雲

橫即肆奸回殊得志掉頭瞋目步如飛呼曹
引類趨定關厨下先食供祭肉架間復靈及
冰衣翻盆覆鉢貪饜甚東詭西軒遊已蓋粉
榴盞壁任穿箭躡閣登臺誰侵禁有時忽到粉
繡小邊並頭蓮葉枝殘金針絲線不知處
雙鷺拆作孤飛鸞有持潛入書房裏萬軸牙
籤盡蝕豎理琴錦瑟無寸弦圖畫珍藏半凌
替有時侵入篋笥中吳綾蜀錦紛于蓬湘浦
雲箋皆失素粉囊脂盒餘紅太倉歲積千
鍾粟留待荒時餽餼粥爾心那解識天心
夜侵漁未知足嗟爾鄙鼠欲何爲虎狼猶有
束縛時一朝王母生嗔怒太縱捏奴捕捉之
棟兒紛紛擣巢穴火焚水溺窮身已丞相憂
懷自此紆廷尉按門尤添責爾身已見畏飢
猫爾子爾婦將焉逃滅獲怒爾常切陸磔爾
反骨燃膏胎人性何嘗珍天物爾獨于人
肆毒世間好惡本同
情何處偷生改營窩

詞

蘭英碑詞

西平李貢

都御史

蘭英蓋州軍成化初調廣寧標備所役歐線
兵言九年春胡虜掠小黑山報至英隨歐追
虜出境虜因風舉火我軍潰歐馬中箭死追
益急英曰主將三軍司命即歐公死如大家
向乃以所乘馬擁歐馳歸英遂遇害時歐以
此罪故不敢為英表揚之今三十三年矣予
行憲至蓋州而哀之乃刻石于墓而系以詞
曰有明之盛兮邊守為嚴犬羊窺伺兮匪
日匪年乘間竊掠兮飛揚胡塵得報追逐兮
將卒跋行胡虜得利兮縱火用兵主將馬踏
芳貫矢于膺嗚呼老我天地反覆兮星辰易
位山川崩沸兮雷霆為濟何此心之耿耿兮
指本初而不肯審此身之當死兮明章大義
差主將之司命兮團體係夫重輕羞纖微之

摧折兮但何用夫微生我骨可斷兮非整是
橫戎血可塗兮原野是腥獨主將之不可死
兮呈鑒予之東情固鈔稱而寸度兮夫何
曖昧而難明將卒之兩全兮信倉皇之所難
以奉主兮冀縱轡而生還豈斯役之受恩兮
欲昂報而難殫慨羊斟之御主兮袖宿昔之
恨端乃戀戀于杯羹兮竟致才于凋殘顧倉
能處死之為正重國體于丘山兮匪私情之
足徇孰謂斯役之瑣瑣兮有此忠誠之至性
何堂堂之縉紳兮反臨危而微倖自歸骨于
茲山兮已三紀其有餘神飄飄而上征兮缺
沈澁而康娛朝攬轡于扶桑兮夕弭節于少
隼之墟俯永世而一息兮侔真烈以為徒嗟
恩典之未及兮在世道為何如周崇死難兮
有門開以及孤漢寵死事兮紛印綬之繫景
衣固觀風者之責兮對荒墳而忸怩聊掘神

以刻詞兮慰
靈于杏微

賦

具瞻亭賦

劉琦

戊子之秋九月旁死魄我峯公與客登醫閣
之山休於盤石之上俯睨滄海仰止丹崖覽
東遼之形勝想重華之肇封升峰列苑四望
坦塤顧謂客曰美哉山司即此可以對景矣
又奚必陟絕然之巖巔哉乃即其處作具瞻
亭斤粉飾之施戒雕琢之工無狹日之夕土
木之窮匪曰馳騁縱目實可首俗觀風故賦
其事爰以美之瞻斤西山之巖巔兮磨雲漢
之蒼蒼堆煙嵐之疊翠方溥盤錯於淳龐列
諸峯之羅立兮如劍戟之森銜崔嵬萬仞環
抱六重勢同棒架秀壁居庸中不然之突出
兮作西土之梵宮則霏霏之煙霄兮若鶴飛

之崆峒吟哀壑之呼號兮警幽澗之石淙北
瞻沙漢南望蓬萊孤竹西臨臨綠東紫俯三
韓芍蔣長城控九夷兮拱神京帶遠水兮激
澄清至夫封垓白雲括捲虹螺並秦嶽列峯
峩基托鑿間苦偉地理星分箕尾兮煥天文
鄰仙人之洞兮踐曠草之香薰通聖水之地
兮躬縹緲之纒紋俯呂公之崑兮襲曠草之
芳芬聯東丹之墓兮餘萬卷之典墳若其危
鷺振鷺頡頏飛腫佳水異卉高低葱蔭聳飛
閣倒喬松懸瀑布面長空西風急而暮山紫
北駕盡而山葉紅良辰不再勝槩難逢攀覽
嘖之危石若騫空之飛鴻迥川潭於晴昧覺
宇宙之無窮爾乃訪風於前川兮羨花柳之
洲注憶魯南之沂水兮乘舞雲之風咏鳳凰
翔翔兮鳴鴉落藏醜魅遠逝兮野雀駢食先
豹斂迹警腹犬羊善韓范之宣撫審憂樂之
後光威聲宣於沙漠惠澤洽於窮遠
將表儀於廊廟豈日茲山之其瞻

薛子曰夫文也者所以徵事實昭謀猷陳
風雅論世博物者或有稽焉非以其文而
已遠之文其可以類附者既附之矣而復
錄此者備厥稽也是故仰 聖謨綜群言
蒐輯古今諸爲遼事而發者錄惟遼人文
之盛靡可殫究諸不惟遼事而發者不錄
故曰備厥稽也非以其文而已也

遼東志卷之七終

遼東志卷之八

雜志

三遼長編

以見歷代割據分裂統一之跡因

燕

北有東胡山戍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

胡當是時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秦

胡收海南地以陰山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

河徙轉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

沿邊塹山埋谷起障

兆至遼東萬餘里

漢

初大啓九國分屬門迤東以燕代臨海爲

番朝鮮置吏築障塞秦漢時屬遼東外徼孝

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爲外臣保塞外傳

至其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武帝元封二年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散走將軍揚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渠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遣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佯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擊降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渠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渠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渠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性會居東南右渠逆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行中

率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恃齊卒入
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因辱亡卒卒
皆悉將心愆其圖古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
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注
來言朱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
味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問欲降下朝
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
將軍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
及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
能前次使衛山諭降右渠遺太子山使
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
遂征之有便宜得從事遂至左將軍白
朝鮮當下久矣不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犬
會具以素所意言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犬
害非傷樓船也且與朝鮮共城臣軍遂亦以
焉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
節令然將軍麾卡獲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

報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
相路八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峽相與謀曰
始欲降樓船今執獨左軍并將戰益急恐不
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峽路入皆亡降漢
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
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
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
路人之丁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

鮮爲樂浪真番
隨屯玄菟四郡

昭帝

始元五年罷真番郡元鳳五年發惡少
年吏亡者屯遼東次年築遼東玄菟城

宣帝

承昭之治垂及元成哀平變夷內附遼
境寧謐迨至王莽遼西之地寔爲烏桓

所據遼東境圍日蹙建武二十五年遼西烏桓

內屬置校尉于上谷寧城關營府并領鮮卑

明帝

永平二年遣東太守祭彤使徧河討烏桓大破

之斬其魁帥塞外震響西自武城東
盡玄菟皆來內附悉罷兵兵屯至

順帝

時或降或叛郡兵雖
屢破之而寇盜不止

桓靈

之世烏桓鮮卑滋盛浸越遼東初鮮卑
檀石槐勇健自智畧威服諸夷推為大

人立庭於彈汗山去高林北三百餘里東
夾餘西擊烏孫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
里烏桓滋盛其大人居遼西稱王者丘力居
有衆五十餘落居遼東稱王者蘇僕延有衆
千餘落

獻帝

初平元年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東
高句驪西擊烏桓分遼東為遼西中

郡各置太守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
祖廟承制郊祀天地籍田乘鸞輅設旌頭
騎建安元年曹操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末
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未寧也藏印綬於武

是歲卒子康襲行郡事康卒子淵幼弟恭立
及淵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魏以淵為遼東

太守初淵數與吳通魏主厥使汝南太守田
豫自海道幽州刺史王稚自陸道討淵不克

遂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遣太常張彌執金
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

海投淵封為王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
首送於魏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淵又數

對魏賓客山惡言魏主厥使母丘儉為幽州
刺史率諸軍也遼東南界璽書徵淵不至遂

發兵逐儉於遼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
立為王政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

後主 延熙元年魏主厥遣司馬懿率諸軍討
心軍至遼東淵使其將畢衍等將步騎

數萬也遼東圖整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
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

遼水出其北在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
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進戰懿擊破之遂

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進戰懿擊破之遂

國襄平秋大霖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
軍恐欲移營懿不聽斬都督令史於是賊恃
水樵牧自若兩霄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楛
槽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兩淵窘急糧盡使
其相主建柳宿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
命斬之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曰
軍事天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
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
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既而城潰將數百騎
突圍走懿擊斬之先是八月丙寅有大流星
長數寸夾從首山東北墜襄平東南端父子
被誅適於其所懿兵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
兵民七千餘人蔡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
菴西郡皆平初淵家有惟犬冠積絳衣上屋
坎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圓各
數又有頭自白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
始成有體無聲其國破亡至克襄平言果驗
始度水中平懿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

年而亡初鮮卑莫賀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
蘇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洸歸遼東之北
世附中國從征有功拜大單于洸歸卒弟
立爲其下所殺迎涉歸之子鹿立每歲寇
遼西後鹿降以爲鮮卑都督

惠帝

元康初擊素喜木凡
都東夷歸鹿者甚衆

愍帝

之世平州刺史崔忠陰說宇文弒攻鹿
鹿大敗宇文俘其衆獲王翼三紉表

之苾懼奔高麗遂令子仁鎮遼東官府市里
安堵如故以鹿爲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

詔聽鹿承制除官鹿備置僚屬立子統爲世
子徙子翰鎮遼東仁鎮平郭鹿卒統嗣位忌

翰及仁於是翰奔段氏仁據平郭統嗣位忌
遣兵討之大敗仁盡有遼東之地

成帝

咸康三年統討其弟仁擒殺之復有盜
東以格爲度涼州軍使平郭爨夜劫遷

甄自稱成遂都龍賊自將精兵伐高麗大敗
其後乘勝入凡郡燬其城而還又破虜七餘
王玄以歸就卒子尚立連稱帝使慕容
三為平州刺史鎮遼東傳卒其子脾立

晉

未入平符秦未
幾復為慕容

帝奕

太和四年慕容垂功名日盛太傅評與
太后可足渾氏並惡忌之謀欲誅垂重

與慕容奔
寶善奔

秦

陰有圖慕容氏之志憚垂不發又
聞垂至大喜以為冠軍將軍遣王

猛督諸軍代之慕容評逆戰大敗垂遂
入鄴執帥以歸遼東之地悉入于秦

孝武

大元六年垂因符堅泚水之敗乘霧背
聖與其子崇寶等舉兵與復蓋有故地

仍燕舊號其復符將軍除嚴拔據令支高麗
因襲取遼東二郡慕容釗討斬餘嚴進攻高

麗復取之以農為幽州牧守龍城以鎮之十一年垂璣帝卒歷寶盛熙三世慕弒扣乃因

內紛亂高麗遂據有其地盛雖嘗攻拔新城南蘇拓境七百餘里終熙之世遼東莫能克

魏

永和九年拓拔珪既破慕容弘徙遼東樂浪玄菟帶方郡民萬人于幽州慕容崇亦

以遼西降魏魏以崇為遼西主弘遂稱藩于魏高麗亦遣使入貢自此遼東悉歸于魏後

魏復攻于白狼城弘遂焚宮殿奔高麗高麗王璉殺弘并其子孫十餘人是後高麗始大

隋文帝

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問陳仁大懼洽兵積谷為拒守計帝賜璽書責之

會湯病卒子元嗣始拜遼東王十八年元帥鞠蕩萬餘人寇遼西帝使漢王諒王世積討

水陸三十萬伐之凡月諒軍出臨渝阻值水潦颯然不船軍中飢疫總管周羅候白求義

泛海趣平壤城遣風船多漂沒九月師還元亦遣使謝罪於是罷兵

煬帝

本業六年徵元不至七年自將伐之造船五百艘戎車五萬乘八年正月分左

十二軍出饒方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粘蟬

音提襄平等道驅蹕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

一十三萬人調運者倍之軍進遼水高麗阻

水拒守帝命造浮橋而進與高麗大戰高麗

兵敗諸軍乘勝圍遼東城車駕遂度遼高麗

嬰城固守帝幸遼東城南留止城西高麗諸

城堅守不下將軍來護兒帥江泝水軍舳舻

數百里泝海先進入泖水遇高麗女大破之

直造城下高麗伏兵郭內出軍偽敗護兒逐

之不城縱兵持掠伏發大敗而還將軍宇文

述等九人分出諸道會於鴨綠水西宇文述

遣高麗將五支支衣德齊薩水因山爲營述見

李卒疲敵多平壤險固難以卒拔遂還至薩

水軍半渡高麗從後擊之李世雄戰死護軍

皆潰奔還一日夜至鴨綠水來護兒引軍還

衛支某里獨全初九軍護軍死三十萬五千

人還至遼東餘二千七百八人貨械蕩盡渡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逼置遼東郡又逼定鎮而已九月帝還東都九年三月復自將伐高麗四月渡遼水遣宇文述與楊義臣趣平壤王仁恭出夫餘道進至新城高麗數萬拒戰仁恭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飛樓撞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高麗應變拒守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城久不下會揚玄感反書至引軍還

高祖

以隋末戰多歿於高麗賜建武書使悉送還前後萬數并索高麗人在中

國者遣歸其四武德七年二月封建武爲遼東王

太宗

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蓋蘇文弒建武立王弟子藏爲王十七年遣使持

節冊藏爲遼東郡王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誦絕新羅入貢之路以張亮爲平壤

大總管率兵四萬艦五百自萊州汎海趨平
壤以李世勣為遼東大統管率步騎六萬又
蘭河降胡起遼東十九年替州都督張儉將
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趣建安城破高麗兵
柝首級 叙世勣拔蓋牟城為蓋州五月張
亮帥州師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
西門可上副總管王大度先登按之勣進至
遼東城下高麗步騎四萬救之遼東副總管
江夏王道中四千騎逆擊世勣引兵助之高
麗大敗車駕至遼澤洩二百里布土作橋
既渡撤之上至遼東城下時世勣攻城已下
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里縱火登
城克之以其城為遼州進軍白巖城破降之
改為巖州上至安市城攻之高麗稱薩
糖延壽惠真為薩糖高昔帥兵十五萬救交
市上命世勣保步騎五千陳於西嶺無忌將
精兵萬餘自山谷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
部騎四屯柝無前高麗兵其後上自將

請降黃城銀城皆自投遁去數百里更名所

幸山曰駐驛山七月殲亮軍過建安城破高

麗城上攻安巾城不下道宗督衆築上山以

逼其城城中亦增城以拒之交戰日六七日

衝車砲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

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二百五十萬山頽

壓城崩高麗自缺城出戰寇奪上山塹而守

之攻二日不克上以遼左早寒士馬難久畜

食將盡勅班師凡征高麗拔十城徙意蓋震

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帝還京師二十

年復伐高麗遣牛進達李世勳水陸並進

進拔石城世勳破高麗兵焚羅郭而還

高宗克高麗百濟悉以其地置州縣分建都

督府仍立都護府統之永徽六年二月

高麗與百濟鞞鞞連兵侵新羅取三城新羅

王遣使求援上遣程名振蘇定方發兵十萬

伐之定方引軍自戊山濟海岫其都大夜之

百濟王義慈降百濟城有五百餘戶分封二十七

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顯慶五年詔以其地
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卽將劉仁願鎮百濟府

城龍朔元年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及

諸胡兵凡三千馮水陸並進蘇定方破高麗

於沮江圍平壤城蓋蘇文遣子男生以精兵

數萬守鴨綠江契苾何力至遼水大合衆兵

進攻高麗大潰斬首三萬餘級衆悉降二年

定方圍平壤久不下引軍還初熊津都督主

文度率百濟故將福信乘衆據固城迎故

王子豐立又引兵圍仁願詔以仁軌爲帶方

州刺史將文度之衆發新兵以救仁願仁軌

轉關而前所向皆下新羅糧盡引還福信招

集徒衆其勢益張仁軌與仁願合軍休息士

卒衆百濟無備率衆破之拔其數城福信專

權與百濟王豐凌相猜忌豐凌福信遣使至

高麗倭國乞師拒唐兵三年九月熊津總管

孫仁師攻百濟拔之初劉仁願仁軌旣克真
塊城詔仁師將兵誅海島之難勢大振諸將

以加抹城水陸之衝於是水陸並進遇倭兵
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百濟王豐奔高麗子忠
勝等率衆降百濟盡平唯任存城不下百濟
人黑齒常之沙此相如各率衆降仁執使各
將領衆給糧仗分兵隨之拔任存城詔仁願
還京留仁執陞骸骨籍戶口理財賦署官長
通橋道補隄塘課耕桑賑貧老立唐社授碩
正朔百濟大悅然後修屯田儲糧餉訓士卒
以圖高麗碑德元年十月遣仁願將兵渡海
以代戍熊津葛嶺之兵救仁執還仁執上表
陳便宜自請留鎮從之以夫餘隆爲熊津都
尉使招集其餘衆乾封元年遣金吾衛將軍
龐同善將兵伐高麗大破高麗兵以李世勣
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按新城遂引兵進擊
一十六城皆下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
建遣兵襲其營薛仁貴擊破之男建移兵據
鴨綠唐兵不得渡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幾
成列高麗奄至處俊借簡精銳擊敗之輿車

元年九月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乘勝進與
高麗戰大破之收獲萬餘人遂拔夫餘城夫
餘州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罪勳等進攻大
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破之圍平
壤月餘高麗王藏泉男產詣勳率男建猶閉
門拒戰勳縱兵登城禽男建高麗悉平十二
月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
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
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爲都督刺
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
護總管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二年四月敕徙
高麗王萬八千二百戶於江淮之南及山南
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貧弱者守安東上元
元年五月以劉仁軌爲鷓林道大總管討新
羅王味敏歸柩高麗時衆又據百濟故地詔
慰官爲王基魯任開在京者爲王使歸國二
年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稟城引兵還詔
以總管李行德行撫新羅王麗蕭城必經詔

之復法敏官爵仁開改封臨海郡公儀鳳一
年二月以高藏爲朝鮮王謹歸遼東安輯高
麗先在諸州者遣與俱歸夫餘陸爲帶方王
亦遣歸安集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
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畔召還徒功州而
死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散入靺鞨隆亦不
敢還故地高氏夫餘氏遂亡開元初封爲勃
海國天寶以後區夏凋弊邊夷不庭靺鞨遂
專茲土初高麗旣亡其別種大柝榮徙居營
州阻險自固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破
柝榮遂東據東牟山高麗靺鞨之人稍歸之
地方二十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附于突厥
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封爲渤海郡王開元
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以其國爲
州置長吏大柝榮之子武藝聞之疑黑水與
唐通謀收已遣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不從
棄衆奔唐後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上遣
門藝發渤海兵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死子扶

成立天寶末欽茂使
兵京置舊國三百里

代宗 寶應初詔以渤海爲國
出得五京六十二州

五季 契丹愈大於是併渤海
盡有遼東政東平郡

梁 真明二年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及
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右置百官政

元 神冊由是威服諸國五年阿保機入遼東
城攻遼陽爲東平郡以漢民勸海戶實之

唐 聖宗四年改渤海後天餘城更名曰
東丹國以長子突欲鎮之阿保機死

之夫餘城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捨突欲而棄
之突欲遂越海奔唐於南京立中臺省尋稱

大遼改南
京爲東京

明宗 天成三年德光以遼陽爲南京命耶律
朝之遷東丹民以實之長興一年立中

遼陽 臺省於

晉

天福二年契丹改號大

遼

官制皆倣中國參以華人三年以遼陽爲

遼陽爲東京契丹以臨潢爲上京幽州爲南京

出有行營謂之捺撥分鎮邊圍謂之部族有

軍則攻戰間暇則田獵十一年耶律德光死

于殺胡林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

人謂之帝死突欲之子求廉正兀欲立述律

后於不葉山阿保機墓先是渤海王爲契丹

宋

真宗景德四年契丹城遼西爲中京大定

天

下晉欲圖契丹述律武立契丹主爲述

清

葉夷諸國皆附屬之其國衆頗強盛通使

府

即恭憲西耶漢之新安縣漢末步

真君之地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固契丹主嘗過七金山望有雲氣之異因議都焉遼始衰亂而金勢復張

仁宗

天聖間東舍利闕詳穆大廷琳因民之怨爲變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

去後輔紹勳等僭號興遼攻元天慶據遼陽以叛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謁契丹主於黑

嶺告變契丹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爲都統以討之孝穆拔東京執大廷琳以歸

徽宗

世宗阿骨打舉兵叛遼西攻陷混同江之東寧江州遼遣將討之而敗遼又起

中京上京長春遼西四路皆退女直悉虜遼東界

熟女直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又大敗於混同

江奔還金主阿骨打於是更名旻國號大金時契丹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被盡刺殺戶部使大公昂聞亂卽攝留守

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討賊盡斬其衆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遼主遣人招之不從貴德州耶律余覲以廣州爲渤海附于永昌遼遣韓家奴張珩討之永昌使捷也不初合求援于金金主使胡沙補責永昌以僭號擅據東京且曰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古帥諸軍敗之遂取瀋州而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拒金過於瀋水金師旣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至遼陽城下時日永昌盡率其衆與金戰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思勝怒山奇執永昌妻子以城降捷也不初合亦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於金遂置猛安謀克以幹魯古爲路都統幹論知東京事金制猛安謀克猶華言千百戶也後遼主自陰涼河

募乾顯宜錦四州民爲兵有乾軍顯軍前軍
後軍前軍錦後軍之別俱號起軍又曰常勝軍
以報怨女直又以乾顯大營巖州營七萬
八千餘人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以
領之屯衛州蒺藜山以晉王淳會四路兵馬
防秋淳發書幹魯古欲議和於金主金主不
從金幹論等乘夜至顯州襲破郭藥師幹魯
古遂與晉王淳戰于蒺藜山淳敗走幹魯古
追至阿里真改遂投顯州於是乾懿豪微成
川惠七州皆降於金遼主走山西平州軍亂
興軍節度使張毅撫安遼籍平州壯丁五百
人馬千匹留守州蒺藜州事會興中歸德府
及宜錦乾顯成州秦懿來瀋遼等州降于
金毅以平州歸宋敗金將闞母于免耳山金
使幹離不代闞母會宋將殺將上毅出迎幹
離不身知之乘其無備襲破平州毅遂歸宋
是年遼主天祚自陰夾山奔西夏未至金人
擒之剛封海濱主送長白山築城居之喻衆

卒遼國遂亡金初契丹鑄鐵鳳以鎮遼州號鐵鳳城取其不朽之義阿骨打稱帝謂鐵雖剛固終於發壞惟金經久不變剛固勝鐵又女直本完顏氏始居按出虎水於是國號大金以取勝遼之義又云其地產金按出虎字義猶華言謂金也會寧在海右金之舊土稱爲內地按出虎水發源於此故以金名國至是升爲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爲北京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悉仍遼舊



元太祖七年克金東京十年降興中又取中

哥祿高麗江東城遣哈真剌率師平之高麗撤遼降至

太宗

世高麗殺使者命將兵致討取四十二

設官守之未幾復叛設所置官吏徙居江華島初遼陽既平設遼陽

大寧六路建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於懿州總
統諸路大寧路統縣六州十一遼寧路統縣
三州五廣寧路統縣四東京路統縣二以上
四路係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司按屬開原
路統府一屬縣七東寧路統府州三
十以上三路遼東道宣尉司所屬至

成宗

大德間別置安撫審州州總管府三仍
置鎮東行中書省以統羈縻高麗瀋州

案管有新羅國軍民安撫司合蘭府水達田
北安撫繫管新城遼城哥勿建安南蘇木底
蓋牟大年大那滄若磨朱積利梨山建津安
市十四州時高麗降敵諸軍鎮皆無城池各
以其酋
長主之

世祖

時以嗣國王條鞏鎮遼陽等處行中書
省以統遼寧人多不便帝亦以遼寧諸

王國皆分地所在命廉希憲代條鞏行省事
希憲亦名分括貧弱諸王國皆莫不敬懼至

元末諸王乃顏叛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
搭出從王子愛牙合兵出瀋州討平之

文宗

時諸王也先帖木兒等及平章禿滿迭
兒應之自遼東舉兵入遷殺掠民吏進

抵京師燕帖木兒引兵擊敗之禿滿迭兒逃
還遼東高麗撤自徙居江華島叛朕不常命

將討之至中統初撤死其子供先以入覲留
京師久不遣世祖用廉希憲之謀立供爲王

以兵衛送內國赦其境內歸所得民及其北
戶元季兵寇殘破居民散亡遼陽州郡鞠爲

榛莽生靈之所存者如在焚溺至正十一年
妖賊淮安陳祐自登州渡海陷金州樞密同

魚老姑以兵擊走之復渡海還山東十九年
賊將關先生破頭潘董太歲沙劉兒引兵自

開平全寧陷大寧懿州路并海蓋復全四州
又遼陽路所過殺掠逃竄殆盡二十年陷上

京會寧府二十三年高麗人謀殺關先生破
頭潘遣還軍州鎮先是高家奴團結鄉民結

兼於老鴉山至是以其衆襲破頭濬擒送京師以高家奴爲導陽行中書省平章事尋徵入朝授翰林承旨以洪保保代之

太祖

能飛剪除群雄掃清六合大兵方下幽冀元丞相也連以餘兵遣樓大寧遼陽行省

丞相也先不花駐兵開原洪保保據遼陽王哈刺不花團結民兵於復州劉益亦以兵也得利竄城高家奴聚平頂山各置部衆多至萬餘人少不下數千互相雄長無所統屬於是也先不花與高家奴納塔出劉益等合兵趨遼陽洪保保拒而不納諸軍攻破之虜掠男女畜產城爲一空也先不花等遂執洪保保以歸既而釋之洪武三年春高麗王顯由海道遣使稱藩備貢秋朝廷命斷事黃儔賁詔宣諭意陽等處官民是年冬元平章劉益等奉表來歸洪武辛亥大都督府斷事吳立奉詔賫幣至遼東賞賚新附官民以

劉益爲遼東衛指揮同知初洪保保既得釋復收所部兵駐得利羸城至是以爵賞不遠忿益賣已遂謀殺益而奔開原益軍驚亂其部下前元侍郎房昂右丞張良佐誅討洪保保不獲悉捕其黨馬彥輝等斬之衆遂定時吳立在金州於是鬲與良佐率衆迎立總攝衛事事聞以吳立房昂張良佐爲指揮既而命馬雲葉旺爲龍虎將軍定遼東衛指揮使領兵由登萊海道而進欵附書者相繼檄招高家奴不從進軍平頂山攻破高家奴於老鴉山寨走之未幾來降壬子復設遼陽府州縣以千戶徐便統署府事安集人民柔來綏附衆咸得所已而罷州縣籍所集民爲兵也速也先不花衆各潰散時納哈出竄伏金山窺伺邊釁嘗寇蓋州城都指揮葉旺設伏於青石山大敗其衆納哈出夜遁僅以身免丁卯大軍征之直抵金山破其巢窩納哈出勢驍力屈而降遂併其部答達

京師邊境悉寧

先是設都司於遼東城歷建諸衙門治所初
大軍衣糧之資仰給朝廷衣賞則令山東
州縣歲運布鈔綿花量給由直隸太倉海運
至牛家莊諸支動計數千艘供費浩繁冒涉
險阻始制屯田法率以十三分屯七分戍
遲旣而損成邏盜屯田至求樂間減戍卒而
增屯夫數至十有八力穡者衆歲有羨餘
數千里內阡陌相連屯堡相望由是罷海運
所在建女學校以訓子弟設安樂自在二州
必撫刻於學校行太僕寺苑馬寺監苑以理焉
政開馮市以羈縻遠人置奴兒干都司遠遼
等夷衛所官旗酋長俾統其屬與夫郵驛通
運庫務倉場烽埃坊井道踏管舍之制無不
詳悉乃命監察御史歲相巡歷復遣御史
兵馬放順曰城察奸偽命總兵官節制諸
復設備禦等官防守各城其諸司因裁

之業

祥異

漢

建元六年春遼東高廟災

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遼東於

禮亦不當立其見災也故宜

元封中星孛河戎

占曰北戎爲朝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爲樂浪女

菟郡朝鮮在北方胡之城也

元鳳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

占曰有七功胡人死邊城

光和六年正月築遼東玄菟城

景初間八月丙寅夜大流星

長數十丈從首山北墜襄平城

東南壬午公孫淵衆潰其子脩斬於流星所墜處○公孫淵據遼東時家有怪犬冠幘

衣上屋炊有小兒_若死_中裏_平市生_肉
長圓各數尺有眼_目口_喙無_手足_而動_機占
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_後辨_父
子_果被_司馬_越誅_之遂_滅其_國

唐貞觀十八年五月太白辰星合於東井占

為兵謀十九年六月丙辰太宗征高麗次安市城太白辰星合於東井史記曰太白為主辰_平為客_為蠻夷出_相從_而兵_在野_為戰

天寶元年八月五星聚於尾箕熒惑先至而

彗_先去_尾其_終分_也占_曰有_德則_慶無_德則_殃

金天會三年錦州野登成前

九月唐靈府進嘉禾

天德六年六月壬戌大風

壞承天門鳩尾是
歲世宗居貞懿皇

右憂在遼陽方寢有紅光照其室及黃龍見于室上夜又有大星流入其邸八月復有雲氣自西來黃龍見燕中人皆見之是時臨潢府聞空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杳靄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語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南侵

元

至治三年十二月遼陽瑞州大水

壞民田五千五

百頃蘆舍八百九十所溺死百五十八

國朝

天順元年春開原蓮花生

城南門外池中忽生蓮七日開

黃花一朶如盤
大鮮妍可愛

三月五日戊寅無雲而晦西南風聲如雷

屋瓦

昔飛揚沙木不行者什地而開火起延燒居
民券室及東北王廟松榆數百殆盡視廟貌

依然人
或異之

弘治三年春三月開原火化爲鴉人墜城中
俄化鴉百

餘洽城旋逸次日
災人畜死者甚衆

十七年夏開原五色雲見

正德五年春三月開原大風屋瓦皆飛
晝晦如夜

秋七月遼陽大水平地深
七餘

嘉靖二年夏四月大風連日不止
橫禾苗大半

己卯至壬午大雨河水泛漲衝堤
田禾盡州
等衛界災粟漏者共千百

四十名口牛馬等畜四百五十有餘傾倒
民舍城垣公館數多是歲免田租之半

四年春正月一日黃霧四塞

夏五月遼陽地震者三

秋七月錦州雨雹

省物如龍拽去二小丘房舍廟宇三百餘間悉拔林

木無
茅

冬遼陽金復州大雪

凍丈餘人
高凍死

六年春開原空中有火大如車輪

二月壬午客星入月

四月辛酉天鼓鳴

丙寅雨五龍見于北

辛未夜天鼓鳴星如晝

八年春無月長勇堡災

男女死者七百餘生畜無算

六月灑西蝗飛蔽天害禾稼

七月蝻生

年地深

九年夏五月河西春雨雹

傷禾甚

秋七月大水

年地深

十年年河西北旱蝗飛蔽天

十四年大雨連月

自四月至六月不止河水漲平地深丈餘禾盡沒

是歲
大饑

十五年秋七月大風雨雹

折樹木
大半

十六年夏大水

開原寧遠等處壞廬舍人
畜溺死禾稼滄沒是歲饑

薛子曰按春秋祥瑞不書日食大水隕石

鷓飛兩雹冰雪蝨螟之類則書史氏並紀

祥異志做史而爲之者也傳曰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言人之感乎天也又曰祥多者

其國昌異衆者其國亡言天之先乎人也

夫天人之際微矣災異之說漢人感矣然

以漢事考之歲比告災無損孝文之恭儉
上祥瑞者相繼無補孝武之虛耗善乎公
孫僑曰天道遠人道邇君子亦求諸邇而
已遼志遠邇漢前紀異爲多不暇究已比
歲災傷而今年水患尤甚

天子嘉惠邊氓數議寬恤而整政者莫之省愆
怨咨邪氣奸乎其間欲其稱德意綏困窮
難矣

遼東志卷之八終